



06204

禮經會元卷之二

宋論葉時著

宮衛

此篇因宮正宮伯二職  
因詳考郎衛兵衛之制

國朝

宋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各有版士庶子之數亦有版官府有官府之次舍士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眾寡宮伯則掌其政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言宮衛者也以周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

禮經會元卷二

宮衛

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外內而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而絕其奇衰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蓋百官府之宿衛必有供給徒役之民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薛居州而後可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掌其誅賞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為



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平時夾階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卒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士之判耶然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于太宰虎賁太僕則統于司馬司隸則統于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虎賁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命將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王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羞

此篇釋膳夫諸識見其關係人主之身心

天官之屬自宮衛之外未遑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甯不以膳羞爲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拳拳於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窳人君嗜欲之原且以膳夫下數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蠶蓂薦羞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獻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內而膳羞割烹煎和之事脩刑膾胛骨鱗之具內饗共之外



而割烹脯脩刑膾之其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饗其之亨人共鼎  
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外內饗甸師共粢盛帥薪絜之徒以役於  
外內饗獸人共獸文廌人共廌文驚人共魚鱉龜蜃腊人共脯腊膾胖  
此皆備物之供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玉食也然聖人  
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邪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  
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臊腥膾之膏而欲適四時  
之宜內饗則辨膾膾臊腥膾之臭而去其六物之不可食獸人  
則辨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而取其聚散温涼以救四時之苦  
古人之於飲食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

禮經會元卷二 膳羞

三

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則可以厚  
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 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龜鱉亦以時  
簞則是王之奉養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王既無妄用臣亦無妄  
供至於殺牲盛饌日舉三舉則內饗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醢人  
則共醢六十齎醢人則共醢六十齎王且舉齊日則三舉蓋其將  
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否則一日一舉焉若有喪  
荒札裁變故則又徹常日之膳而不舉 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  
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爲口體之養而且以  
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宴樂之所謂養八珍九鼎之所謂饌而  
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爲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



燕禮此篇因膳夫諸獻言燕故發明燕之意

嘗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羣臣常棣則曰燕兄弟伐木則曰燕朋友  
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禮  
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  
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  
燕只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畧於羣臣耶秋官司儀亦曰王燕  
則諸侯至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爾故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不醉  
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恩意之浹洽諸侯爲至矣然以  
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羣臣之意可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  
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甯非燕及羣臣

禮經會元卷二

燕禮

四

兄弟朋友耶然嘗攷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酒正曰王燕  
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泛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  
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敵君  
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  
之言臣不可亢君也 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未已而至於衍綏猶未定  
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  
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靡然有思以相愛此成王  
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此篇因外饗諸職言饗故發明饗之意尤重在耆老孤子

外饗掌外祭祀割亨者也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酒正掌共王飲酒者也凡饗耆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槁人掌其內外朝冗食者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外而諸侯賓客有饗則內而羣臣可知蓋臣有以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是以國之貴游子弟徇衛王宮者亦以其禮饗之若夫耆老則不與戎政者也孤子則弱未任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焉且使掌祭祀亨者而掌其事共王飲酒者而其酒使其外內朝食者而其食每言饗士庶子則先耆老孤子是待之尤重於士庶

禮經會元卷二 饗食

五

子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刑獄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至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其孤老誠以爲天下老者幼者孰非可養之人聖人病其施之不能博而眾不可以盡濟也故姑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之饗禮爾按司門曰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子也耆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之豈爲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人君之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爲無窮蓋養



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頃而司徒慈幼養老之教已寓乎其中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悖行一物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故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途矣饗孤之禮行而受齊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孰謂後世而無若人哉

并善此篇釋甸師一職因甸師掌耒耨田故發明崇祭祀之意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蓋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其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享之官下有獸魚鱉腊之官皆掌祭祀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

禮經會元卷二 耕藉

六

存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乎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其粢盛謂藉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藉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帥屬耕耨王藉以時人之豈特付之有司乎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戾止況藉田乎甸師亦特言其職云爾按內宰王后帥六宮而生種稷之種而獻於王註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辨種稷之種以其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



其糞盛則天下孰不勸于孝其田千畝或有萊田使之其蕭茅果  
蕪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  
使之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  
藉者天下之大教也

同生

此篇因甸師職言同姓有罪  
女則死刑焉故發明睦族之道

周人以睦族爲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  
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  
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  
族之別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徒則正朝儀而

禮經會元卷二

同姓

七

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  
者至矣不幸而麗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周人之于  
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也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  
弓葛藟之刺興甚至同氣相刃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  
氣象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  
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  
厚難哉抑嘗觀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羣臣之有功  
者葬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太烝今乃有罪而歸  
刑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同姓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此篇釋醫師以下五  
職見先王謹疾之意



天官自宰夫而下一曰宮官所以防肘腋之變二曰食官所以保身體之安三曰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體統雖殊而脈絡則一皆關國本民命之大者醫師爲醫官長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疾醫養疾瘍醫療瘍獸醫療獸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人而無恆不可爲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 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而民物安矣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者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珍之齊溼熱寒涼之齊旣以時眠之酸

禮經會元卷二

醫官

八

苦辛鹹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豕鴈魚之食稌黍稷粱麥苽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特爲王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恆放焉食醫雖不及藥石之具而以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曰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療其疾於旣形之後也 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凌人之藏冰出水司燿之出火納火皆爲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水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旣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則使人治之 蓋其元氣之眞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



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變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爲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鐘飲酒而杜蒯歸咎於太師之不聰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歟後之人有尊君體而重民命盍亦相與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此篇釋酒正以下三職見酒之當謹

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政等官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甘酒有戒酒有征沈酒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今周人

禮經會元卷二 酒政

九

以酒設官將其酒邪抑禁酒邪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孤子士庶子饗食之用此正酒正之所當共也 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不特此爾先王於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以示其過量則有沉溺之虞尊有彘以示其不節則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然此皆示人君節飲之道也酒人漿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酒鄉大夫之賓與則賓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酺而行獻酬



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司馮市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則羣囂以亂鄉井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必立法以禁之非若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權其利也 故曰以禮導民而爲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爲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爲怨以利罔民而爲禁則漢之權酤人不以爲法其賜酤也不以爲恩

藏冰 此篇釋凌人一賦而見冰之重

冰之爲用重矣在豳風則詠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

禮經會元卷二 藏冰

開冰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命之愆調冰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其職攷之外饗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其鑑賓客其冰大喪其夷槃冰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冰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爲裁一氣或過則



此段又言冰之用及於民

乖戾而為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厲疾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繼于膳官醫官酒官之列蓋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焉不待藥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曰頒冰則必均及於民矣不然則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拳拳於凌陰之納者豈如大學所謂伐冰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鹽政 此篇釋鹽人一職

禮經會元卷二 鹽政

十一

先從禹貢說起見未嘗以此為利

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以其王用爾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其邦事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而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其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其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其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戚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其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嘗食也此鹽之用然也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上之人特資鹽以其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其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



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 齊桓公問

管仲何以爲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魯人有猗頓者用

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鄭當時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

權鹽之灋始密 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

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

地理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是豈周以鹽用而共邦事之舊也

哉

財計此篇釋太府以下九職見周官理財之法並  
財計非王安石所謂理財只是出納會計之精明

王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太宰

九職九賦九貢之目爾民職所貢有常額地職所斂有常制候貢

禮經會元卷二 財計

十一

所致有常灋尙何待於理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

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頒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攷之太

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弔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

式貢之餘以其玩好太宰所以定爲取財之灋取此財也太府所

以分其頒財之府頒此財也內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

財也司書所敘敘此財也別其爲金玉則曰貨別其爲器幣則曰

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

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

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太府也以太府爲府官之

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

職地職豈屬一事

此段先言貢賦之外並無他財以見其取之之正

此段就掌財者言統于太府分子于府內府外府而總制于太府見出納之精明



此段就會計者  
言統以司會佐  
以司書職內職  
歲職幣見會計

之精明又帶言  
司裘掌皮二職

此段合掌財會  
財觀之又有以  
尊臨卑之勢愈  
見其精明

禮經會元卷二 財計

三

之矣 太府而下三官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內帑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  
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頒  
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  
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內帑  
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 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  
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  
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  
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司會為計官之長以參互攷日成則日  
攷之也以月要攷月成則月攷之也以歲會攷歲成則歲攷之也

司書為司會之貳民財器械之數田野六畜夫家之數山林數澤  
之數無不知焉以逆徵令以受稅法以入要貳以攷邦治無不掌  
焉職內則掌賦入之數以逆賦用及會則以逆職歲之出職歲則  
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贊司會之逆一出入不總之  
一職而以二官職之是以出入相攷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  
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是雖式貢餘財既  
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爾司裘何與于會計而  
歲終且會其裘事掌皮何與于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齎以二官  
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  
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攷之太府為財官長僅有下大夫



二人司會爲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  
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  
灋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故曰成周理財之灋不在取財而  
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 讀周禮者知太府  
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  
則理財之灋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此篇專釋玉府一職見周  
之內帑惟此雖私而實公

先儒謂職內爲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爲內帑亦不可愚故以玉府  
爲天子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 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其之  
諸侯相會之玉則其之王之燕衣褻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

禮經會元卷二 內帑

十四

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其其貨賄玉府所掌者如是  
所供者如是此其爲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毛筋骨則入于玉  
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玉府麋人之皮角筋骨則入于玉府澤人  
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玉府有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是亦  
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可  
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其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  
況太府總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  
私而實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  
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  
之蓋內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爲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

此段言玉府  
玩藏亦有時  
洪邦用尤見  
其私而公



此段言內帑不可無亦不可無制

此言錢之所自始

此段言作錢之意

此段言周人邦用不專特錢而用及後世之失

府私藏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于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特為玩好賜子用也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子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為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為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灋度矣

錢幣此篇因外府掌邦布而論周之錢制

按漢志言太公為周立九府圜灋錢圜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禮經會元卷二

錢幣

五

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立此灋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用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按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齋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宣之制爾故司市亦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乏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之則布之利輕今外府掌布雖曰以其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凡貨賄布泉皆可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寬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寡而國家經費或有餘或不足動



此段又因泉而論楮幣

皆以錢為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共小用爾何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而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其邦之大用則泉布常見其不足抑嘗因是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按康成之說布即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為布則與泉布相為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貨之貿易後世動以楮幣為大計於是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識古人作布之意哉

內政

此篇釋內宰以下諸職見周人家法之嚴

禮經會元卷二

內政

十六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宮之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宮而王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后宮之政亦屬焉此見宮中府中合為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之近而達於鄉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由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令致謹乎今以內宰攷之王之所以治國者內宰以之而佐后太宰之所以治府者內宰以之而理宮又況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衰無

此段就內宰職見其嚴



此段就內小臣  
以下十四職見  
其嚴

此段又就九嬪  
世婦女御之職  
而見其嚴

裏行也展其功緒無廢事也一不特此爾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  
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之太僕也內豎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  
猶王之小臣也闈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則宮  
門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官之戒令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  
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  
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特外以士人爲之  
內以奄奚爲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容雜處也以至典婦  
功絲枲三官此后宫女功事也奚用士人爲之是以外人而稽女  
功也染人追師屨人三官此后官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爲之是以  
外人而治服飾也此最人主奢儉所繫后宮風化所關非士人爲  
之則害國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  
道后治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內職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  
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是故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內之  
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王之三公論  
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人亦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宜也九嬪猶孤卿也分職率屬其任爲重內宰旣以婦職之法教  
九御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統九御九九則八十一  
御妻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世婦則猶大夫之  
職鄭氏謂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是也



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後而觀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概見況有統之以內宰臨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 詩人言豔妻之煽猶知歸咎於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妬讒巧敗國巷伯一詩所謂萋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目習熟尙知周禮王內之政不爾也況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爲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國治而天下以平尙何以議爲哉

王有六寢大寢一小寢五后有六宮正宮一後宮五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修宮人修六寢爲太宰屬官是王寢與王朝宮相

禮經會元卷二內政

十五

通也內官有內小臣寺人等官皆爲內宰之屬而統於太宰是則后宮之官與王朝相通也春官世婦以卿帥六宮內事有通于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聞乎六宮之事矣

門制

按鄭司農釋閨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康成曰雉門三門也夫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其文明也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畫虎爲故曰虎門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故又曰畢此五門之義也 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爲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焉政令出焉



觀望繫焉門而可踰則上下等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  
記稱諸侯不臺門雉門南門之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況外朝在  
臯門之內而詢事辨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帥民觀  
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王日昃事於是乎出焉燕朝  
在路門之內而路門之制司王朝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宮  
者居焉蹕王宮者居焉閨月而詔王居焉豈特隆九重之勢而壯  
萬里之威者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制所以通君  
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此篇因天官酒人內小臣詔職  
有用奄者而言用奄之得失

周人治內之政詳矣而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爲之必不得已

禮經會元卷二 奄官

九

安石以奄人非  
刑人

奄卽刑人

此段言周官用  
奄未嘗泥之

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王金陵曰奄之爲言閉也  
考周禮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宮刑者使守  
面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奄者犯宮刑  
漢之所謂宦人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曰非也攷之周禮天官  
之屬除闈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  
漿人籩人醢人鹽人罍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  
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爲之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  
職不過春人饎人藁人而已春官之屬用奄者止八人其職不過  
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論之直四十有九人耳而其下爲之供給服  
役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內小臣一官言



此段言後世用奄人之害

總收上文

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之微則春饕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置矣繆賢薦舍人蘭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王闕沮抑姦謀必曰天子不用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

禮經會元卷二 奄官

三

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尙何足怪也哉

女化 此篇釋大司徒一職見教必先養有恆產者有恆心 讀此篇知吳草廬諸人以地官之文改作冬官者誤矣

前乎周官舜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君牙為司徒則曰宏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尙矣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無他物攷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為教不出此也今觀其屬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教六七人而已何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觀司徒之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



此段就古會一條見教必先意

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耶詳考其職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蓋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為教徒善豈足以為政哉故嘗謂司徒之教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

禮經會元卷一 教化

三

既得則惟土物愛者厥心臧安土厚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比居又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為物遷性靜而不為物動然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宏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與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於司寇士師之官是又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故六十官屬雖曰整頓田疇分畫郊里征斂賦役掌管山川紀綱門市局鑄倉



虞而先王之教已流行乎其中豈特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大抵先王教民自田野始邇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劇而無以導其愛物之善學校之事付之有司雖可以形人之善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為文具下為觀美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此篇釋大司徒土圭求地中一條專主隨地求中之意與鄭康成之說不同

先言王畿之直見不可不求其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觀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為極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北於是乎求中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是乎取中聖人為民立極立

禮經會元卷一 王畿

三五

此段就土圭一條見求中之詳賈疏云土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

土圭測景須先立八尺之表于夏至日晷滿半

此以下破鄭氏穎川陽城之說

中道以為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夕長短必眡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欲其長短得中也 土圭致日之灋當以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阜安乃建王國焉 鄭司農惑於地中之說謂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書為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里均爾如以洛為土中然後建國則豐鎬果為不中乎 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



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爾辨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體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而不為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首何以總謂之以為民極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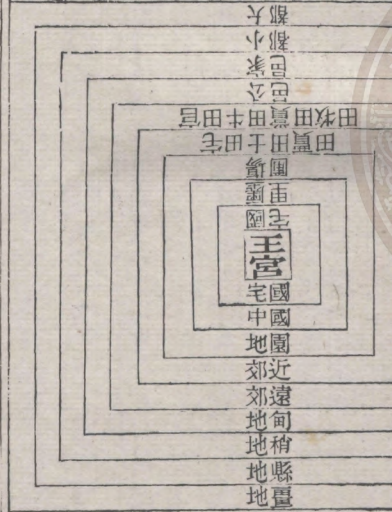
按鄭氏注引司馬灋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畧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禮經會元卷二 王畿

三

邦都三十六萬井封三公及王親子弟各百里外餘為公邑是為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萬井封卿次疏子弟各五十里是為邦縣之賦  
 家制二十萬井封大夫及采疏子弟各二十五里是為家制之賦  
 甸地即六遂十二萬井是為邦甸之賦即遠甸  
 近郊即六鄉四萬井

王畿千里之圖





此言封國之制

### 封建

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攷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

禮經會元卷二

封建

十四

武城亦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塗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貢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 至成周封國之



意按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馬職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形方氏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先王建國必為是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統可以潛消其姦宄之謀有以比之則小大相承可以陰弭其憑陵之患也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寢失矣

井田

此篇釋大司徒造都鄙一條

經野不殊乎九夫

一井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禮經會元卷二

井田

五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逐人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地五十畝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百畝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遂人曰以強子任也謂餘夫強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自鄉遂之外則為都邑之田如載師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畺之地是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甸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蓋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



爲七等之田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土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辨任土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足賦以制祿也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灋遂用助灋矣蓋六鄉於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

禮經會元卷二

井田

美

一自賦其粟則藏於倉人六遂於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灋通行故曰百畝而徹周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畝田有公私之別則其爲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耜利耜謂興起眾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鋤謂合眾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耜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六遂之官是六遂爲助灋明矣 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田之灋壞矣宣公旣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二猶不足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灋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污吏乎故孟子謂貢灋未可盡廢



而助漚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  
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

康成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亦主之不必力破鄭說故  
篇中刪節處過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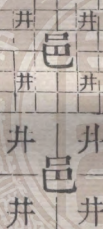
禮經會元卷二 井田

毛

井

邑

圖



甸

丘

丘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此段就大司徒  
一職見其憂民  
之憂

此就六官各職  
見其憂民之憂

荒政

禮經曾元卷二井田

天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賞  
 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又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  
 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  
 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調萬民之艱阨以王命  
 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  
 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  
 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去幾  
 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弛力  
 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補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



則不舉辜咎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卽荒政之首禮也大司樂大凶大裁令弛縣卽荒政之蕃樂也土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卽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大裁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彪以禱國之凶荒卽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爲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固皆有以利民矣一以散利爲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蓋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爲先備以爲散利之地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

禮經會元卷二 荒政

无

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遭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爲之條也後世獨一常平義倉之凜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遭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爲荒政散利之助者也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

鄉遂 此篇因大司徒職言比閭族黨州鄉而論鄉遂之制專就其設官之多言

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閭五閭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都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爲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爲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爲閭則有五百閭胥以中士爲之合六鄉則三千中

此段總計其官之數而知其必出于兼



士矣四閭爲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師以上士爲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爲黨則有一十五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矣五黨爲州則有五州長以中大夫爲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矣五州爲鄉則鄉大夫一人以卿爲之則六鄉合六卿矣六遂之數亦然但每官各卑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爲之如鄉大夫所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設局

禮經會元卷二

鄉遂

三

此下言鄉遂之  
詳畧若不同其  
實內外無異

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祿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射賈與惟曰鄉三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瀆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孝友睦婣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鄉之教而獨畧於六遂耶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土則曰野民則曰氓牲曰野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曰野賦周人爲是先後詳畧之敘者所以別野人也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觀也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師其吏而興氓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鄭氏以爲賢能之舉亦如



六鄉之爲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愚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畧于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于鄉而興于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役灋

此篇因小司徒言征役之施舍而備論周人役民之法見其役雖繁而用之甚寬

成周役民之灋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疎在鄉在官猶祿之廩餼在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小司徒之均

此段言其寬

禮經會元卷一

一役灋

三

上地土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均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阡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爲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爲勞又將皆以役爲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于爲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民樂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

此段言民之樂于役



此段言後世之民苦于役

此段論公旬三日之制

多難不遑啟處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土國城漕我獨南  
行則其役困于力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則其役傷于財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  
以至絳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  
貴者不舍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抑嘗攷  
之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也顧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  
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  
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 嘗觀今之役漚  
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僱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

禮經曾元卷二

役農

三

差漚也僱役既出稅以僱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  
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為也今皆規避  
以求免何耶蓋今之保長猶比長閭胥也今之里正猶族師黨正  
也一日執役于官則視之不啻如徒胥之賤况又責之以所不堪  
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役哉不思漢之  
鄉老嗇夫且皆有秩後魏之鄰里里長亦復繇戍隋之州縣鄉官  
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以下者充之是猶有比  
閭族黨之遺意今何為而以胥徒待之也

軍武此篇因小司徒言伍兩卒  
員旅師軍而論周之軍賦

按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



此段論六軍之制而見其用民力之寬

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眾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共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爾故遂人曰以下劑致阡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又況有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

禮經會元卷一軍賦

董

之五長兩司馬卽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卽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軍卽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考之周禮徒役只發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捕盜也習田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必有遞征之灋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爲兵而不留羨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爲軍而不留半兵也故君子議之以其非周人



此段論丘乘之  
賦亦見用民力  
之寬

此段論軍旅  
乏糧糧

制軍之意也然此特制軍之灋爾周人又因井田以制軍賦周禮雖不詳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鄧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當需者鄉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豈特臨時而後修車馬備器械也哉不特此爾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帥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司徒車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縣師稍人以甸稍縣都爲名凡有軍旅則屬于司馬則是邱乘之賦通內外皆然也是雖不詳乎軍

禮經會元卷二 軍賦

五

賦而兵寓于農賦藏于民作而用之自有成灋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夫田而有定額也又况小司馬之職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又皆缺職安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耶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廩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倉人戎事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爲兵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峙乃糗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灋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



先詳言賓興之制

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于均節歟

選舉

此篇釋鄉大夫賓興之制因論鄉舉里選其本在教

鄉大夫賓興之制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攷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為能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與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以其書獻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 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灋教民之

禮經會元卷二 選舉

五

此言賓興之前教灋之條

時而其攷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灋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姻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特于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皆書之而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攷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為然也宮正之糾宮衛



此言選舉所以得人

此又專論教道中一道字

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  
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況于三年賓興之選乎  
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興之人而  
還以長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  
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興利除害趨事赴功孰非此德行道  
藝之人者哉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  
行六藝爾道不知爲何物然則道之爲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孟子  
以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韓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于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物而歸之  
道化之原無非道也

禮經會元卷一

選舉

美

